

酒歌两阙

□朱斌峰

境界了。杜甫曾在《醉中八仙歌》中，对李白、贺知章、张旭等的醉态有所描绘。袁宏道云：“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洁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说的是酒意陶陶的雅趣和妙处……

酒之味是酒之花蕾。浓香型与四川嗜麻辣香浓烫的消费习惯相一致，味觉的敏感显示对市俗与个性的张扬；清香型源于山西，香味清雅，与山西人好醋之风相一致，有着淡泊人生的隐士风格；而酱香型出于名贵，有着空杯留香的神秘……据说，最近专家研究得出，剑南春的纳米图像是一串珍珠串成的小手链形，茅台的纳米图像是圆圆的美丽的月饼状，五粮液的纳米图像是厚实的六边形晶体……与其说这是白酒风味的微观的几何结构，不如说是白酒美学的可视化。

酒，在洗濯着生活，她使人生有着淋漓的水意和灼灼的温暖。

雪下，有人问：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否——

二

祖父性喜饮酒。撇开节庆客往的宴请不说，祖父每日爱喝上三五盅，但不贪杯，只在恰如其分的微醺时便停杯换盏，留下一丝悠然自得的回味。祖父独饮时常用两个酒具：锡壶的温酒器和寿桃形的倒装壶，用时细细摩挲神态惬意，就像乐手拿起自己钟爱的乐器。

那个肤色黑亮的锡壶温酒器，是个四角翘檐的小凉亭，亭柱间挂着金钟状的酒盅，恍若从中国亭台楼阁美学中撒落的已在岁月中黯然的一片仄仄的韵脚。饮酒时，揭开亭盖，便见亭盖下悬一大一小的两个圆形套筒，大的是储水筒，可盛水温酒，中间所套的小筒，用于盛酒。祖父先将热水倒入大筒，然后将酒注入小筒，放在大筒的热水中，香气片刻，端起斟入杯中，酒便有了盈盈的热气，较之冷酒，平和味美，酒香淡淡。据说，温酒器是传统的饮酒方式，中国古代曾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传奇，曾有“瓮开新绿酿，炉上嫩红潮”的诗意，曾有温酒可养肝舒胃活血健体的习俗……时下，有专家说，酒中含有甲醇、乙醛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而甲醇的沸点为64摄氏度，乙醛的沸点为21摄氏度，温酒可使之挥发，并使酒的浓度降低，因而，温酒饮用是一种健康饮酒的方式。也许祖父并不懂得这些，他是用那亭式温酒器为日常的生活注入一种热气腾腾的暖意。

那个寿桃形的倒装壶，白色瓷器，形如寿桃，桃尖为熟透的晕红，把手与壶嘴为桃叶状，静观器物温润精美，摩挲起来手感细腻。“人窑一色，出炉万干”，一撮经过泥土捏刻刻模，经过火的烧炼，就成了精美的瓷，这是中国瓷的艺术还是自然天成之作？饮酒时，祖父

把玩片刻后，把壶倒放，便见壶底一圆孔，那就是注酒的口了。祖父将酒徐徐倒入，再把酒壶翻过来却漏酒不洒，然后摇动数下，倾壶斟酒，酒自壶嘴汩汩而出。这在我童年的眼里是个“谜”，现在想来它的巧妙之处不过就是圆孔处有个“V”形漏斗并直达壶顶而已，但这个寿桃壶却使祖父饮酒有了九曲回荡的情趣了。

中国古代有着不少富有情趣的饮酒方式，如碧筒杯饮就是先取荷叶盛酒，再用簪子把荷叶刺穿，使叶脉相连，然后从荷叶茎的末端饮酒，如此，酒自荷茎莲脉流过，味杂莲气，香冷胜水。关于此种饮酒情态，唐诗中有云：“茶烹松火红，酒吸荷杯绿”，元代张翥《碧筒杯》诗云：“饮水龟藏莲叶小，吸川鲸藕藕丝长。”而关于莲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说“出污泥而不染，濯青莲而不妖”……玉蕊沁露，袖手添香，这是怎样的“清雅”的饮酒姿态？也许祖父或祖父的祖父们的饮酒，是为了给日常生活淋上湿润的诗意的。

祖父喝酒习惯慢饮，坐饮半日，脸色渐渐酡红，额上微微出汗，不疾不徐，从容不迫，并在细节处细细玩赏，在过程中让喧嚣、欲望、争斗、烦乱散去，使饮酒成为一种个人的仪式，成为一种纯净的表达。这是一种温润、平和、散漫的生活姿态，在浮躁的今天，已成为一幅远去的风光了。



鸟语花香

李昊天 摄

寻常日子也飘香

——读汪厚明《浅拾弥香》有感

□林积才



明朝换新律，梅柳待阳春。大寒时节，是读书的好时光。当看到汪厚明先生新书《浅拾弥香》的电子版时，我就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我读书有个习惯，喜欢直奔主题，寻找与书同名的篇章开始切入。

《浅拾弥香》共有12辑120篇文章，我在其中仔细寻找，谷物风韵、都市素描、骑驴观光、乡村拾趣、群星灿烂、枫林拾萃、爱的光华、他山之石、风铃季节、春来疫去、亲情人带、人在旅途，我一一扫过，决定还是从第一辑“谷物风韵”读起。因为开篇《风吹花香满天》洋溢着浓浓的诗情画意，让我闻到了稻谷的香味。“每个稻穗上都含有白芽似的小花儿，像裂开嘴似的张开硬壳，散发出淡雅的清香……稻花在开在惜它爱它人们的脑海里，开在饥饿人们的心中，那份淡淡的入眼入心的香甜之美，成了人们眼中的一枝独秀。”诗意的语言，率真自然，睿智隽永，稻花香里说丰年，稻花香里念饥饿。从写景物到感悟人生，从审美的维度上升到哲理的高度，获得了意境的飞升。“油菜花开得奔放，开得精彩，开得震撼。它那浓烈而持久的香味，醉了大地，醉了空气，醉了我们的神情。油菜花平凡而伟大，不为看，不为香，为的是生计资民，它开在春天，飘落在春天，把它定格在春天里，绽放在我心中”这是在《任由春来春去》中写的。“徜徉在五月的麦田里，闻着带有泥土气息的幽香……看阳光在麦穗上闪耀光芒，聆听麦子启程的声音，看着麦子渐渐成熟的景象，丰收喜悦的心情如海浪般欢畅。”《风吹麦穗千层浪》中这样写到。因为生活的深厚积淀，汪厚明先生写出的抒情散文充满了泥土气息，让人读后倍感亲切。他把自己要表达的深意都融化在抒情之中，带给别人的永远是芬芳馥郁。

在《家乡那片红薯地》里这样写到：红薯偶尔开一两朵小白花，那稀有的小白花，白得无暇，白得耀眼，像胭脂点缀在绿叶的脸上，那种美仿佛是绘画大师笔下的眼睛，点亮田园风光。诗人的视角，把庸常的生活过得充满诗情画意。人们常说：生活中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可是，发现美是要具有审美能力的。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红薯就一日三餐的主食，以至于到现在，提到红薯就头痛。小时候整天在红薯地里玩耍，红薯竟然开花，我还真没见过。而且“像胭脂点缀在绿叶的脸上”，如此美的画面让我始料未及。我想起“月上柳梢头”，那种美的画面跃然纸上，意境骤然深远起来，让人浮想联翩。

每个人都有眼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眼光。这本书最让我感动的是汪厚明先生的眼光，他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抒情和纪实的手法，诗一样的语言，展示出生活中的“美”。通过审美让自己的生活更有趣更丰富，从而让自己的生活在更美的世界里。“那豆荚就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随风弹奏，仿佛微醉了庄稼人香甜的丰收梦”（《风吹大地遍地黄》）；“那玉米在阳光下就像一颗颗镶嵌的黄金牙，闪烁着金色的光芒，散发着诱人的味道。牛角似的玉米棒，像朝天叫喊的喇叭筒，与秋蝉一起，长一声、短一声地呼喊者主人，我要回家”（《秋风徐来玉米香》）；“一串串洁白的花儿，如一串串铃铛倒挂在树枝上，随风摇曳。我竟闻到了一种带有化妆品的味道，这可不是法国香水味道，它是纯天然的槐花香。我

陶醉在幽幽淡雅的世界里，仿佛天地万物陡然失去距离般的缠绕”（《槐树花开满树诗》）。“蚊子趴在衣服上使劲叮咬，拼命吸食血液。一只蚊子搬着屁股像支起的一个个钻井平台，好像要把地最深的石油吮吸上来”（《洪峰下的老观圩里》）。生动、形象、有趣，读后忍俊不禁。汪厚明先生用细腻的笔墨，捕捉生活中的美，把眼前的苟且过得也有诗意。

有人说：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情怀的寄托，建构一个人的精神家园。当写作成为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自己是幸福的。因为他沉默地活在自己作品的字里行间，此时的沉默是一种高贵的气质。第12辑“人在旅途”就是作者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汪厚明先生曾在铜陵市义安区多地工作，退休后来在苏州、池州等地分别打工多年。后因身体原因，辞职自己创业，选择从事咨询服务行业，干得红红火火，收益可观。从此，白天上班，晚上看书，双休写作，早晚锻炼。如此坚持了十多年，本打算写100篇文章留作纪念，但尝到写作甜头后，一发不可收。吃了不少苦，写了不少文章，也获得了许多奖项，后来也加入了省市作协会员。《浅拾弥香》有选择地收录了汪厚明先生发表在市级以上报刊作品120篇。在流泽乡的五年，与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深情厚谊。在义安区物价局局长任上，一次“问政会”，由于精心准备，精通业务，精准回答，获得精彩赞赏。与新桥硫铁矿的一次调解，从谈心入手了解情况，把握问题症结所在，找到根源，切中要害，寻找战机，一锤定音，成功化解了矛盾。这些纪实性的散文，写情写景，写人写物，都传递了温馨。我看到了一颗心底，吟诵艰辛的背后，镌刻的那份真诚、那份责任、那份担当。每一个昨天汇成了历史，每一段历史凝练今天。人在风景之中，活出了自己，活出了精彩，归来仍有留香在。

汪厚明先生的乡土文化底蕴丰厚，水稻、西瓜、小麦、豆荚、红薯、油菜花等，无一不是他抒发感情的对象。他关注身边的景观，关心曾生活工作过的乡村。《乡村小街年味浓》，极具画面感，用长镜头呈现全景，“一条乡村公路穿村而过，道路两旁房屋鳞次栉比，错落有致，遥遥相对的房屋中间，成了一条小小的路街”。如此画面立马浮现于脑中，这是中国乡村最普通的乡镇街道。紧接着，镜头拉近，一个特写画面生动形象。“一张桌子，一块砚台，一瓶墨汁，一支毛笔，构成了春联的大卖场”，“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仿毛体的春联挂在墙上，地摊前后铺满了鲜红，如同大红的地毯。小贩子推着流动车，挂着风车、灯笼、气球……扛着糖葫芦的来回叫卖……”最后，全景式呈现乡村小街浓浓的年味。“那满街红遍的商品，像婚嫁女郎的红装，仿佛是村民们一张张红润的笑脸”。深厚的功底，让浓浓的年味力透纸背。俗话说：大寒之后就是年。我沉浸其中，回味无穷。汪厚明先生在其作品所构筑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中，都来源于他所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他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挖掘情感容量和思想内涵，最后都荟萃于笔下美丽的华章。

读完《浅拾弥香》，恰逢大寒。大寒是离春天最近的节气，跨过大寒就看到了春天。窗外寒风扑面虽料峭，心里已然阳春三月满眼春。“浅拾”是一种谦逊，是一种态度，是一份随心，是对过往岁月的追忆和品味，是人生的闲适和优雅。“弥香”是阳光照在身上的温暖，是风吹来的花香，是耳畔清脆的鸟鸣。《浅拾弥香》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路芬芳，还有生命的歌唱。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寻常日子也飘香！

船行花亭湖

□杨勤华

已有许久没有坐过船了，印象中坐船是多年以前。想到坐船，便感觉那是一种很惬意的过去的慢生活。

第一次来牛镇便被这里的简单、清晰和安静的工作生活氛围所吸引，内心接纳了它。牛镇就坐落在花亭湖，是我调来帮扶的地方。回牛镇时，新认识的朋友们告诉我从花亭湖坐船回来更安全也更舒适。

当我踏上开往牛镇的轮船甲板时，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惊喜。浩渺的花亭湖就在眼前，湖水碧波如练，一缕阳光将薄雾笼罩着的花亭湖映照得有些神秘。

一声笛鸣，轮船晃动了一下便开始起航。

离开码头的轮船调转头轰鸣着向花亭湖深处行去，透过船窗，感觉花亭湖变成了一块看不到尽头的蓝色土地，轮船的船头是犁，正在深耕着这片土地，白色的浪花向船的两边后侧翻滚并散开，溅起的水滴闪着亮光，像一粒粒飞舞的珍珠。我打开车窗的玻璃，一股水汽袭来，在极短暂的寒意后，又顿觉神清气爽。

我的目光里似乎也汪了一层花亭湖的水，雾似炊烟在水面上缓慢地飘移，将湖中的小岛、岸边的树林也拽扯得扭曲起来。

忽然轮船晃动了起来，是那种迎风破浪的晃动，既有几份惊险，又有几份趣味，我的头也跟着微微晃动，好不舒怡。这样的晃动有时是班得瑞的轻音乐，有时又是一曲悠扬的笛音。不知不觉中，雾陡然间散去了，湖面如撒了大把的金子，银子在闪闪放光，那些金子、银子还相互碰撞着，跳跃着，追赶着，让人有些目不暇接。

湖中的一个或圆，或长，或如宝塔，或如蝌蚪，或相互遥望的小岛映入眼帘，清晰可见，每个岛上都生长着树木和植被，冬日里，呈现出青灰色，但在阳光下又显得生机勃勃。那些树木有的如挺直站立的士兵，有的似婀娜多姿的少女，还有的像历经风雨和人生坎坷的老人。我用目光向它们致意，它们也似乎在向我微笑。

在小岛的后面是延绵的山脉，层层叠叠，近处色浓，远处淡墨，犹如一卷长长的水墨画。倘若将它们剪裁开，又是一幅幅独立的山水画。

有两只大鸟在低空中盘旋，一路追赶着轮船，它们或是绕旋在船的周边，或是冲上来追逐浪花，忽而又飞向小岛，再折返回来一头扎进金光灿灿的水中，好一会才破开水花，再一次跃上天空。它们可能是一对情侣，在展示着它们独特的爱情。

牛镇到了，那既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岸边景致，让我激动起来，一个多小时的航行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走出船舱的那一刻，我感觉依依不舍，回头看花亭湖时，一层层浅浅的波浪从远处的湖面缓缓移来，它们轻轻晃动着船儿，似在向我摆手道别。

可我知道，我已无法舍却它们了。



雪润滨江

过仕宁 摄

老屋情怀

□潘光友



老屋依旧是那老屋，所不同的是，门，铁将军把着。屋檐的一两根椽条已不堪重负被乱卷的狂风折磨着，但仍强有力地支撑着。再也看不到那舞动似的炊烟在袅袅升起。铺满一地的落叶，还有屋顶上散落的黑灰，被失去理智的恶风吹向昏冥处。

打开生锈的锁链，映入眼帘的是浮灰铺满了灶台，那两口铁锅冷冷地躺着，再也闻不到菜香沁入鼻了。

从门口至小院十一二步，从小院至门口也是十一二步。

院内花枯萎着，像委屈的孩子在低声抽泣着，一畦菜地也是杂草丛生，一派萧条景象！心，不由沉了起来，眼泪刷刷地落下……

我仿佛又看见母亲瘦弱的身影，佝偻着，在努力地除草，小心翼翼地扶正花苗。在自言自语着：种种菜，养养花，不寂寞……每每当我下班推门进入小院时，母亲连忙放下铲子，锄头，将手在围裙上揩了揩，笑着说：“大儿子，你饿了吧？我去洗洗手，洋箱（食品桶）里有花生、片糖，现在我就去拿。”说完将铲子递给我。

我接过铲子也装模作样地帮她除菜园草。母亲拿好糖，笑着纠正着我的动作，又不停地灌输着她的理论：除草要到边，每一垄都要整得服服帖帖，庄稼不是好种的，做事要有耐心。母亲的话语一直在我耳旁萦绕着。

总是对着父亲说，做父母要一碗水端平，儿女们都成家了，他们工作忙，腌好的鱼肉家家都要分均匀。朴素的话语代表着那个年代父母们的心声。

小年一到，父母忙在厨房里。炸鱼圆、肉圆、萝卜圆、制作炒米糖……每到儿女们下班时间点时，母亲将围裙递给父亲，迈着蹒跚的脚步，来到屋外的电线杆旁焦急地等待着……

从井下上来时（那时我在井巷公司）空着肚子下班，第一时间想到了老屋，想到了烟囱里飘出来的菜香味。当母亲看到我时，浑浊的眼睛顿时一亮精神为之一振，依旧重复着那句话：“大儿子饿了吧，饭菜在电饭煲里保温着，叫你大（爸）倒了杯酒摆在桌子上，慢着点吃。”我说：“妈，不要在外面等，他们都回来了吧？”母亲说：“他们回来了，他们单位有盒饭，吃过了，不像你下井空着肚子，天天给你留些饭菜。”说完跟紧我走进老屋。

看到一大堆炸好的萝卜圆子，还有炒米糖。那时工作不顺心的我，总是数落着父母的不是，都什么年代了？还炸萝卜圆子，做炒米糖！菜市场超市有的有！

母亲知道我心情不好，什么也没说，转过身去偷偷地抹着泪。此时无声胜有声，现在想起来真后悔，再也看不到父亲坐在小凳上往灶膛添柴火，母亲围着锅灶转的情景。

再吃不着那刚出锅还飘着油香黄酥酥的圆子了。

老屋依旧是老屋，堂屋里摆放的条几、八仙桌也布满了灰尘。曾经一尘不染的桌椅是凝聚力的核心，桌上的碟碗装满了幸福温馨的过往。父母在时，家是幸福的港湾！当受到委屈或兄弟姐妹们闹点不愉快时，父母将大家召集一起，他们的苦口婆心良言规劝，突突地炉子锅笑着弹奏着欢快的音乐，丰富的菜肴散发着香味，连摆在桌面上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被慢慢地消化掉。父母离去，老屋也许只是路旁的不起眼的招手站，临时议事也匆匆，家的凝聚力没有了，断了珠子散落一地。

因棚户区改造，这一片平房都拆迁了。老屋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轰然倒下，我俯下身子低下头待在废墟下，久久不愿离去！看到烟囱断壁中被岁月浸透了的一排烟囱，黑得发亮，完好地静静地躺在那儿。我鼻子一酸忍不住泪水哗哗地直流，赶紧赶上上前捡起一块砖，抚摸着闻了闻，一遍又一遍地回味着，不会忘记那烟囱里飘出的香味却被永远定格在2020年9月10日。

老屋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我的成长。老屋内的一物一件，院内的菜园，还有我丈量的那十一二步，似一片片花瓣散落在我的记忆里，不曾遗忘也不敢遗忘。偶尔去拾起依旧还有一股浓浓的香味。

